

錢塘遺事卷之四

武陵 劉 一清 編

北兵渡江

開慶己未秋九月北朝憲宗皇帝視率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因幹腹南來歷邕桂之境以至靜江府廣帥李曾伯閉門自守北兵遂至潭州一軍渡江自備黃圍鄂州陷漣水軍揚州大震時相匿報朝廷若罔聞吳潛涕泣入告理宗皇帝以賈似道爲荆湖宣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尋自軍中拜右相趙葵爲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

錢塘遺事卷四

州遏廣右幹腹之師以杜庶帥兩淮以向士璧帥潭適南來二哥元帥遇宋候騎而死潭圍先解以高遠印應飛守鄂賈似道駐漢陽軍爲聲援又命崔彥良以兵三千援隆興時趙葵移師隆興城門守備戒嚴崔兵至城下不得入抵暮報北兵至生米市距城三十里彥良渡江迎敵得捷保隆興者彥良之功彥良崔福子也

議遷都

己未北軍破江州瑞州衡州進圍潭州邊報轉急都城團結義勇招募新兵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議遷

都謝皇后請留蹕以安人心上乃止

陰許歲幣

開慶己未北兵渡江之後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城下賈似道乘機遣使陰約許納歲幣兵解而去鄂渚兵退乃庚申三月三日也北兵之圍鄂也城危在頃刻都統張勝登城諭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子女金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去北兵盡東勝於是焚燒城外民居歸然一壘外援至悉力防守遂克完城

行打筭法

賈似道忌害一時任事之閩臣行打筭法以污之向

錢塘遺事卷四

二

士璧守潭費用委浙西閩打算趙葵守淮則委建康閩馬光祖打算浙閩史巖之徐敏子淮閩杜庶廣帥李曾伯皆受監錢之苦史亦納錢而妻子下獄徐李杜並下獄杜死而追錢猶未已也時江東謝枋得率鄧傳二千人舉義擢兵部架閣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似道打算招軍錢并徵所給米枋得自償萬楮餘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乃得免

丁相罷政

己未北兵渡江時丁大全當國匿報不以上聞誤國

欺君十月罷相大全鎮江人藍色鬼貌小官時爲戚里婢媾夤緣取寵位媚事內侍虞允昇董宋臣上信任之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在臺橫甚引小人沈翥方大猷爲羽翼輒登相位己未十月罷相庚申七月謫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適游有食人之謗涇帥朱禩孫伺丁者也憲李仲鼂惡游者也丁密以郡人之謗游者語李李以語朱朱以責游游遂告丁異謀以爲陰造弓矢將通蠻爲不軌朱聞於朝加竄新州經司遣畢進武遷者下貴州逮其奴且盡取其橐中所有而後寬之舟過藤州太守以下不敢與

錢塘遺事卷四

三

通畢遷登岸詣州借水手十人適丁遣舟人請鐔津何權縣者過舟中談話日午畢將登舟何別去未至孫舟人走報丁副使溺矣州爲求屍至夜始得巾履未脫解事人申至州借錢買棺守以經司無名色錢百千與之助丁大全喪受云價不問多少自償旣斂郡與解者俱申經司牒下追畢究問後有旨許自便居住畢遷于靜江旣而朱先遣之回長沙矣夫人范氏母子居建康之村落賈相屢誘其子使自陳掉頭竟不就先是謝方叔罷相居隆興賈相誘之曰上念公不怨信之遂刻穆陵御筆以進且獻丹砂等物臺

章交上有旨追逮空所有以解幸免於禍丁之母子
智于謝遠矣

吳潛入相

丁大全罷吳潛代之潛爲人豪雋其弟兄亦無所附
麗有讒于上者曰外間童謠曰大蜈蚣小蜈蚣盡是
人間業毒蟲黃緣攀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龍此
語旣聞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堅亦以此也庚申七月
謫建昌尋徙潮州辛酉四月安置循州壬戌五月十
八日卒捐館之夕作詩云伶仃七十翁閒關四千里
縱非烟瘴窟自无逃生理去年三伏中葉舟遡梅水

錢塘遺事卷四

四

燥風扇烈日熱喘乘毒氣盤回七二灘顛頓常驚悸
肌體若分裂肝腸如擣碎支持達循州荒涼一墟市
託迹貢士闈古屋已積圯地溼暗流泉風雨上不庇
蛇鼠相交羅螻蝻聲怪異短垣逼閭閻簷楹接尺咫
凡民多死喪哭聲常四起妻或哭其夫父或哭其子
爾哭我傷懷傷懷那可止悲愁復悲愁憔悴更憔悴
陰陽寇乘之不覺入腠理雙足先蹣跚兩股更重脆
擁腫大如椽何止患蹠盤淫邪復入腹喘促妨卧寐
脾神與食仇入口卽嘔噦膏肓勢日危和扁何爲計
人生固有終蓋棺亦旋已長兒在道塗不及見吾斃

老妻對我嘯數僕環雪涕縣蕞斂形骸安能備喪禮
孤柩倚中堂几筵聊復爾骨肉遠不知鄰里各相慰
相慰亦何言眼眼自相視龍川水泱泱敖山雲委委
雲飛何處歸水流何處止悠悠旅中魂雲水兩迢遞
朝廷有至仁歸骨或可覲魂兮早還家母作異鄉鬼
又自銘其棺云生于雪川死于龍水大帶深衣緇冠
素履藉以紙衾覆以布被一物不將斂形而已其人
伊誰履齋居士翁嘗好老莊喜延方外友與客談及
死生事曰某只消一个倏然而逝時但以爲戲言及
至循當國者所遣人迫翁已甚翁處之裕如作詩及

錢塘遺事卷四

五

銘之夕忽空中雷聲轟然翁形在而神去矣先是吳
潛入相以方甫胡易簡爲腹心二人輕儇人嘲之曰
甫易簡方上議立度宗爲太子公意不欲緩其事上
不悅北軍退卽罷政而似道由軍中入相諷臺臣劾
公罪貶循州先是詔似道移師黃州黃在鄂下流中
間乃北騎往來之衝要似道聞命以足頓地曰吳潛
殺我疑移師出潛意故深憾之遣武人劉宗申爲循
守欲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記毒無從人一日
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又宴又辭又次日移庖不得辭
遂得疾而卒

賈相當國

理宗之季官以賄成宦官外戚用事似道爲相年餘
逐巨璫董宋臣李宗輔勒戚畹歸不得任監司郡守
百官守法門客子弟斂迹不敢干政人頗稱其能然
天資陰忮刻深置緣櫃招人告訐立七司法苛密煩
碎議者不以爲便

李璫歸國

李全死後其子松壽據有山東駸駸踰淮據及入漣
水連年爲患景定庚申八月忽有書貽賈相係兩淮
制置李庭芝繳進往復十數始疑中信其終則直王

錢塘遺事卷四

六

戊詔改漣水軍爲安東州乃降德音特授李璫保信
武寧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宜
賜獎諭追復其父李全官爵改正日歷御製詩賜賈
相云力扶漢鼎賴元勳泰道宏開萬物新聲暨南郊
方慕義恩流東海悉來臣凱書已奏三邊捷廟算潛
消萬里塵坐致太平今日事中心與玉歷喜環循

嚴覆試

賈似道嘉熙戊戌以其姊貴妃之故得赴廷對是時
貴妃在大內廷對之日節次當事人供奉湯藥飲食
自庚申入相之後躡拜平章聯科必嚴過省及覆試

之禁或爲詩末聯云戊戌若還嚴覆試如今安得有
平章其意甚當

一擔擔

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或爲詩曰收拾乾坤一擔擔上
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殺向士璧

向士璧帥長沙北兵已圍鄂岳方措置間皮泉淥家
居訪之問所以爲守城之計向日正爲眼中無可在
之人皮恚之北兵至向親率軍民且戰且守旣置飛
虎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慰勞卒能保潭斗

錢塘遺事卷四

七

弩之力居多皮入朝百計毀短似道妬賢嫉能乃嗾
臺諫孫附鳳劾之辛酉詔奪向士璧從官恩數令臨
安府追究侵盜掩匿情節竟坐遷謫擠之死地天下
寃之

劉整叛北

劉整以瀘州降北先是鄭興守嘉定被兵整自瀘州
赴援興不送迎亦不宴犒遣吏以羊酒餽之整怒杖
吏百而去及興爲蜀帥而瀘州乃其屬郡興遣吏打
算軍前錢糧整賂以金瓶興不受復至江陵求興母
書囑之亦不納整懼又似道殺潛殺士璧整益不安

乃以瀘州降北軍壓境整集官吏喻以故曰爲南者立東廡爲北者立西廡官吏皆西立惟戶曹東立殺之與西立者二十八司歸北荆湖制置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爲黑炭團整歸北上急攻緩取之書謀取襄陽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于文德求置權場于樊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无信安豐等處權場或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以爲然追使者不及旣而使者至復申前議文德遂許焉爲請于朝開權場于樊城外

錢塘遺事卷四

八

北人築土牆于鹿門山外通互市築堡襄帥呂文煥知彼欺誑乃兩申制置司爲親吏陳文彬匿之北人又于白鶴城增築第二堡文煥復申制司文德大驚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卽請自赴援會病卒

拘留北使

賈似道陰許北朝歲幣故鄂渚退師自事定之後目爲已功諱言前事及北使郝經來尋盟似道拘留眞州不遣其失信北朝以至召兵

雪詞

賈相當國陳藏一作雪詞譏之詞曰沒巴沒鼻霎時

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
鼓動滕六招邀巽二一任張威勢識他不破只今道
是祥瑞卻是鴉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
先生都不管關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暖日萬
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詞名念奴嬌

紫原三策

咸淳年間汪紫原士信於襄危之際以書抵賈相陳
三策一謂內地何用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
十萬或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
面纔三十四屯設兩大藩府以總攝運掉之緩急上

錢塘遺事卷四

九

下流相應必无能破吾聯絡之勢者久之日益雖進
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荆湖何益不如遣使偕行啗
以厚利緩其師期半歲閒我江外之藩垣成氣象固
且江南之生兵日益矣三謂若此兩說不可行惟有
準備投拜其意蓋以激賈行二說也賈得書大怒曰
瞎賊敢爾妄語迄諷臺諫罷紫原歸金陵不數月北
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
無席地矣紫原以家囑愛將金明而合金明以子從
之過淮時賈出督相遇拊紫原背而哭曰端明端明
某不用公言遂至此紫原對云平章平章今日瞎賊

更說一句不得賈問紫原何故對曰今江南無一寸
趙家地某去尋一片乾淨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後
抵高郵適巴顏丞相駐蹕紫原之家有告以紫原曾
獻三策于賈者丞相驚歎江南有這般人這般話若
遂用之我得至此耶尊禮其家老小甚至欲發兵迎
取之金明不敢告以在高郵而密价以報紫原拊案
大哭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竟大慟而絕時
人有詩曰厚我藩垣長彼貪不然銜璧小邦男廟堂
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